

# 現代用藥與身體管理 台灣偉哥論述的分析<sup>44</sup>

## 甯應斌

On Viagra: Modern Drug-Use and Body Management

By Yin-Bin Ning

關鍵字：偉哥（威而鋼）、現代性、（濫）用藥、身體管理、風險、春藥、醫療化、生殖器性交、人生政治。

Keywords: Viagra, modernity, drug (ab)use, body management, risk, aphrodisiacs, medicalization, genital sex, life politics.

### 摘要

在流行的偉哥（威而鋼）論述中，偉哥充滿了風險：男人的健康、女人的身體、家庭和諧、兩性關係、性道德都因為偉哥而陷入危險。

偉哥的風險論述，除了建構「性是危險的」之類的性控制意義外，還有另外一個現代的意義來源，亦即，現代性（modernity）的風險論述（A. Giddens 與 U. Beck）。偉哥作為一種有別於傳統藥物的現代「性藥」，被納入一般現代藥物的典型風險論述。事實上，偉哥的用藥模式基本上就是現代用藥的一般模式；形成現代用藥模式的因素也同樣地形成了偉哥的用藥。偉哥與其他現代藥物不同的是：偉哥亟需性解放。

本文指出現代用藥是現代生活的一部份，是為了應付生活需要的身體管理，因而也同時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這使得現代用藥的政治還包括了人生政治。

現代用藥的風險是現代生活風險的一部份，而且很難區分個人的「用藥」和「濫用藥物」。但是，現代用藥者的能動性不能化約為「資本 - 國家 - 科學」的制度結構性產物。就此而論，常見的對醫療化之批評過於簡化。

從現代用藥與身體管理的角度出發，本文對於主流的偉哥論述之分析與批判，還透射出歡慶濫用偉哥的美學經驗。

### Abstract

In the popular discourse, Viagra has been represented as risky business that could endanger men's health, women's sexuality and body, family harmony, gender equity, sexual morality, etc. The risk of Viagra, although constructed partially for the social control of sexuality, in fact has its origin in modernity. In this essay, Viagra will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developed by A. Giddens and U. Beck concerning risk and reflexive modernity. I argue that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aphrodisiacs, Viagra is a genuine modern "sex drug". The use of Viagra is not re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modern drug-uses, although Viagra has not reached full modernization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s a sex drug.

Modern drug-use is part of modern life and is body manag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various demands of daily life. In this way, modern drug-use implies choices of life style. Hence, the politics of modern drug-use includes life politics.

The risk of modern drug-use is part of the risk of modern life. This essay argues that

<sup>44</sup> 本文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3期，1999年3月。頁225-252。初稿曾發表於「新台灣人的性」座談會（文化研究學會與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主辦，1999年元月30日台北）。雖然本文沒有引用 Anthony Giddens 與 Ulrich Beck，他們也沒有直接處理過這個主題，但是我自覺這篇文章受到他們對「現代性」的思考的影響。

today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individual drug-use from drug-abuse. This essay also shows that the agency of modern drug-(ab)user cannot be reduced to the structural effect of “capital-state-science” institutions of drug. For this reason, the orthodox “medicalization critique” is seen as oversimplified.

In the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the popular discourse on Viagra, this essay celebrates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in the abuse(excess) of Viagra.

## 前言

有關現代藥物與「毒品」的使用不僅是個醫療或藥理現象，也是個歷史、文化社會的建構。1999年前後，Viagra 這個藥物造成全球性的熱潮，在大陸與香港它被稱為「偉哥」，在台灣則被稱為「威而鋼」，並且引發了台灣各界熱烈的談論與爭議，之後隨著偉哥的合法上市與普遍使用，有關偉哥的談論才逐漸歸於沈寂。這篇文章藉著對那段時間有關偉哥論述的分析，來探討「現代用藥」的特色，以及現代用藥與當代身體管理的關連；除了批評某類女性主義的思惟方式外，也有肯定「放心藥合法化」(legalization of psychedelic drugs) 的蘊涵<sup>1</sup>。(2002 補記)

---

<sup>1</sup> 卡維波、何春蕤，〈放心藥解放〉，《迷幻異域》(Altered State) 導讀，馬修·柯林/約翰·高德菲著，羅悅全譯(台北：商周出版，2002)。4-10。

宣導『偉哥有危險性』，符合『性是危險的』之觀念，是一種性控制

在憂鬱的台灣生活中，關於偉哥的談論卻經常有出人意外的喜鬧劇效果。

在目前，有關偉哥的談論已經累積到了相當大的數量，這些言談的基調究竟是什麼呢？

主流論述的第一個基調就是暗示或強調「偉哥有危險性」。在性控制的社會裡經常被建構的一個觀念就是「性是危險的」，偉哥的危險也其實就是這種建構的一部份。當然「樂極生悲」是先人的智慧，不過不是所有的歡樂都同時帶有危險的警語，例如，歡樂的結婚典禮上就無人警告有離婚的危險，雖然那是相當現實的可能；歡樂的旅遊中、或生日派對上就沒有人預言要準備意外的喪事，雖然在台灣的街頭上那也是有相當可能的。相較之下，有關性事的談論則充滿危險的字眼、不斷被提醒要戒慎恐懼；而且，愈沒有正當性的性，就愈被預言必然悲慘的結局。

不過，有關「偉哥的危險性」的建構，除了性控制的意義外，還有另外一個不同的、屬於現代的意義來源。

過去壯陽藥多半是中藥或民間偏方，常常被視為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迷信，也有一些人覺得這類壯陽補藥根本沒有什麼效用。但是有趣的是，偉哥是以「科學性」的面貌問世，伴隨著很多科學原理的說明，以科學物理的定律姿態來講述生理化學分子的運動，彷彿這個藥物可以在所有的體質條件下都自由運作。這也就是說，西方醫學的科學性質積極的為這個新問世的藥提供了公信力，因而造成並強化了偉哥風潮，形成一副「壯陽藥終結者」的態勢。這正是科學主義的一種表現。

偉哥的科學主義在遭逢性控制的負面傾向時，並未全然被挫敗壓抑，人們還是相信偉哥的科學有效性，但是人們卻也同時接受了性控制的信息：「偉哥是危險的」。性控制之所以能一定程度的挫敗偉哥的科學主義，乃是因為性控制在此刻的歷史脈絡中結合了「反科學主義」的論述力量而折射出新的控制策略。換句話說，偉哥就像許多現代科技在目前「反科學主義」論述中的命運一樣，人們以及流行的環保論述都不再全面擁抱科技，而是有些懷疑的傾向，因此在這個時刻，這種懷疑科技的傾向便和「性是危險的」性控制論述做了某種程度的合流，認為服用偉哥也是「有風險」的。（人們對科技的懷疑是「風險社會」的一個普遍傾向，所謂「風險社會」則是用來形容當前的現代化有不斷製造風險的特色，當前的現代化因此可以說是自我折損、自陷危境的，但是因此而對現代化有自我折射的反省，出現了現代化自我轉折的契機，所以 U. Beck 與 A. Giddens 等人把當前的現代化稱為「自折現代」(reflexive modernity)，有別於過去工業主義時期的簡單現代化。)

**偉哥有現代科技的「風險 - 信任」性質：風險的評估與建構需要超越科學的社會理性溝通**

就像其他現代科技的風險一樣，偉哥的風險當然也是建構的。不過在目前，這個建構所依賴的是不清不白的科學知識。例如，我們只聽說肝功能不佳者、肝硬化者不宜服用偉哥，但是這個結論在西方比較少肝炎病例的社會裡究竟做過多少實驗？什麼狀況的肝功能不適宜服用偉哥？已經出現的案例中有沒有併發的因素？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具體的說明，而只在台灣的大眾媒體上語焉不詳的一筆帶過，真正的效用恐怕是恐嚇的目的居多。

偉哥風險的另一個建構來源就是媒體對傳言的報導。不過，許多所謂民眾吃偉哥致死、偉哥的不良副作用、或偉哥導致犯罪（偉哥變成犯罪證據）的報導繪聲繪影，可是都沒有真的查證，根

據的都是傳言。事實上，1998年台灣衛生署成立的「藥品不良反應通報系統」到現在都還有運作上的困難，一般藥物都缺乏可靠的通報程序管道，遑論偉哥。〔作者2001補記：偉哥在台灣合法使用近三年後，所有關於偉哥會致死、致病、犯罪、破壞家庭、殘害女性的民間傳奇與媒體故事報導，都消失無蹤了。廣泛的使用似乎證明了此藥的安全性，卻也使這個藥的談論趨向於私下甚至沈默。偉哥被大量地服用，當作必需品，但卻再也沒人談論他們的用藥經驗與情境。〕

雖然偉哥風險的建構並非根據認真查證或實驗的事實，偉哥風險的建構至少是成功了。有意思的是，面對這種風險的不確定性，傳統草藥或民間的偏方反而又再度有了生存的空間，許多新中藥的宣傳都以偉哥為比較對象，它們強調本身是與自然和諧、不傷身體的補藥，而所援引的論述就不完全是積極改造自然的現代科學論述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有些民眾之所以表現出不在乎偉哥的危險，乃是因為對「偉哥有很大的風險」這樣的科技報導多少存有懷疑，這個懷疑，一部份來自媒體一面倒的風險宣導含有太多的道德意味，使其可信度降低，一部份則來自現代人對一切科技報導（不論肯定或否定科技）的適度懷疑，其實這是一個較為理性的態度。就這一點而論，偉哥是風險社會下真正的現代壯陽藥，因為過去台灣的其他壯陽藥從來沒有像偉哥一樣涉入了典型現代科技的風險論述。台灣過去傳統或民間偏方的壯陽藥，靠的是信心的跳躍，靠的是無須證明的接受或排斥，因此也沒有公眾論壇上理性的論述。但是今後不同了，壯陽藥也進入了通俗科學公共論壇的辯論之中，人們接受或排斥像偉哥之類的壯陽藥，依賴的是對於此藥（或許淺薄）的科學認知與辯論，對此藥的媒體報導之判斷，對其副作用風險的評估。但是這樣的風險評估不可能只侷限於醫藥生理的科學，相反的，道德與社會共識、生活價值的選擇都牽涉在辯論之中。性別關係、個人自由、性文化等價值問題終究必然出現在科學公共論壇之中。故而，偉哥的公共討論不再像簡單現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時期的科技辯論那樣，只是經濟效益的、科學專家的辯論，而現在還涉及了對現代制度與社會文化更廣泛的反思（reflection）；換句話說，台灣壯陽藥也終於自折現代化了。

## 偉哥無法歸類為傳統的壯陽藥，它是現代性藥

不過，偉哥是「壯陽藥」嗎？我很懷疑偉哥可以用傳統或民間的壯陽藥觀念來理解。

傳統的壯陽藥強調的是讓陰莖能持久、能堅挺，所謂專治「不舉、舉而不堅，堅而不久」，而現在的偉哥好像只強調了治療「陽痿」的功能，讓陰莖維持 30 分鐘左右的充血狀態。民間因此從陽痿推想到早洩，認為：既然能使陰莖挺起 30 分鐘，那不就是使陰莖持久 30 分鐘，那不就是克服早洩嗎？這可能是有些有早洩趨勢但沒有陽痿的人要使用偉哥的原因之一。但是醫藥學界至今對偉哥和早洩之間的關係諱莫如深，想必有難言之隱或根本沒有徹底研究。

但是不論如何，傳統壯陽藥克服陽痿早洩的原理是強調「補」的觀念，這是偉哥所沒有的；所以嚴格來說，我們原來的性文化並沒有恰當的範疇可以理解偉哥這種科學性藥。更有甚者，當偉哥（或同樣原理的藥物）傳出也可以給女性服用時，我們更不能說偉哥是傳統觀念裡的壯陽藥了。用「壯陽藥」這個名稱來理解偉哥，是低估了它的現代意義、科學包裝與可能的深遠影響，也多少是用傳統性別觀念來繼續定義偉哥為一個壯大男性權力的藥物。因此，我建議用「性藥」來形容偉哥。

傳統的壯陽藥當然也是性藥，偉哥則是現代性藥。不過傳統性藥中還有一個和壯陽藥十分接近的範疇，那就是春藥。這讓我們回到近來主流論述（除了說偉哥有危險性之外）的第二個基調。

### 主流宣導『偉哥不是春藥』，但是民眾並非無知

主流論述的第二個基調就是拼命澄清偉哥不是春藥。

春藥，英文叫做 aphrodisiacs，是大部分社會都有的觀念，也就是可以促進性慾和性能量的食物、飲料或其他現代藥品。關於春藥的現代「科學」說法，可以說是從 1926 年荷蘭婦產科醫生 Th. Van de

Velde 出版的 *Het Volkmen Huwelyk* ( 英文書名「理想婚姻」) 開始的，此書曾被譽為二十世紀的「香水花園」( 阿拉伯人的春藥著作 )，被翻譯成英文、中文等等多國語言。後繼的美國醫學專家 W. J. Robinson 和許多性學家，在他們談春藥的現代「科學」著作中雖然也提到像古柯鹼之類的藥物，但是主要談的絕大部分都是食物( 牛奶、蛋、生蠔等 ) 或者食物中的維他命，而非藥品，或者是談像可可、巧克力等已經不被當作藥物的食物。這些其實都是營養學的一支。即使後來發現血壓、內分泌、睪固酮對於性慾的影響等等說法，這些方法很多還是從食物的攝取與運動來談。易言之，春藥一向就是飲食的身體管理的一部份。( 我稍後才會提到身體管理的意義 )

春藥顯然也可以包括女性使用的春藥，不過很多時候都和壯陽藥的觀念相似，可能只是偏重不同。我認為春藥在華人的觀念裡，除了女性可用外，也比較強調喚起性慾，增加性慾，而壯陽藥則比較強調促進男性的性能力。

主流論述強調偉哥不是春藥的意思，就是說偉哥不能喚起性慾、增加性慾；如果沒有性慾，吃了偉哥也不能勃起。因此我們看到台灣某大學校長的現身說法，說他吃了威而鋼( 偉哥 ) 但是頭昏昏的眼冒藍光，沒有勃起。不過我不知道這位校長是想用這個例子來證明他自己真的是「無欲則剛」，還是要告訴我們不可以「無欲則威而鋼」。

有趣的是，難道我們社會中真的有一大群人是沒有性慾、性趣缺缺，但是卻很想服用偉哥，因此眾多專家必須大力宣導偉哥不是春藥？易言之，這些偉哥論述所刻劃的社會圖像是：有好多好多人不管有無性伴侶、不論有無性慾，都不顧風險的要吃偉哥，搞得頭昏眼花，然後痛苦的捧著長時間不肯消退的勃起陰莖，到醫院掛急診。聽起來，偉哥還真是一齣喜鬧劇。

Slavoj Žižek 認為後現代的深層心理是「既然偉哥可以使我勃起，那我就沒有理由不用」。換句話說，「只要可以性交，就應該必須去做」的性享樂命令，是監督人們心理祕密與思想的內在權威的聲

音。如果 Žižek 上述的心理分析解釋真是台灣男人的寫照，那麼這種近乎強迫性質的性享樂慾望，就是起源自性壓抑禁慾的律令，而此律令已經完全被內化為心底的監督者（superego）。<sup>2</sup>

Žižek 所提供的心理分析，解釋了為什麼人們在偉哥風險下仍然執意要服用的強迫心理。不過，人們是否真如媒體所描繪的那樣不顧一切地要吃偉哥、甚至吃出毛病也在所不惜？這恐怕也有些誇大其詞。不論如何，即使人們真的不顧一切地要吃偉哥，恐怕不是因為他們沒聽說過偉哥的可能風險或者有限效力、不是因為媒體報導不足或警告宣導不力（現在每一個媒體報導之後都必然會加上說教與警告的結語），也恐怕不是所有人都因為強迫性心理而服用，而是因為人們的生活處境使他們不得不服用偉哥。

換句話說，人們服用偉哥的原因，不是缺乏資訊無知愚昧（大家都已經聽過「偉哥不是春藥、很危險」好多遍了！），也不都是強迫性心理，而是出於千百種各樣生活的處境原因，起源於他們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問題、生活中必須建構的認同等等。服藥只是應付生活中各種需要的一種嘗試解決方式；而這基本上是現代人的用藥模式。在現代用藥模式中，我們也同樣看到人們甘冒藥物的風險副作用或有限效力，不顧一切的「濫用」藥物或使用「禁藥」。但是人們這樣做，也很顯然不是因為無知、缺乏宣導或有什麼強迫性心理。

由於偉哥和現代其他用藥模式的相似性，本文建議我們應當從「現代人的用藥模式」來看偉哥這個現代性藥的服用，來對偉哥現象作更多面的理解。

---

<sup>2</sup> “You May!: Slavoj Žižek writes about the Post-Modern Superego”,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999/3/18, pp. 3-6. 感謝丁乃非提供這篇文章給我。



本文主旨：從現代人的『用藥』模式來看待偉哥。偉哥的用藥模式基本上就是現代用藥的一般模式。偉哥亟需性解放

如上所述，偉哥這個現代性藥，和其他現代藥物在用藥模式上，有許多共通性；這應當是因為：形成現代用藥模式的因素也同樣地形成了偉哥的用藥。偉哥的用藥模式基本上就是現代用藥模式。

等下我會澄清「現代用藥」的特色和意含。但是我把偉哥的用藥納入現代用藥模式還有另一層意義。亦即，雖然偉哥是現代性藥，但是性藥和其他的藥物在藥理或用藥方面並沒有特殊的本質差異。偉哥和心臟血管藥、皮膚藥、胃藥等等用藥是相同的；這樣的說法有助於性藥的「現代化」或「(性)解放」。

像偉哥這類性藥往往因為其「性」質，而被污名、禁忌化或噤聲化（例如：使用者不願談用藥經驗、不讓兒童談論性藥等等），也使得性藥使用者無法和其他藥物使用者處於一個平等的地位。沒有平等的機會可以接近用藥知識，在取藥管道、用藥形象、自我的正面認同等方面也不平等。易言之，性藥有著典型的性歧視與性正義問題。

故而，像偉哥這樣的性藥亟需性解放。偉哥的性解放，在知識層次 (epistemological aspect of emancipation)，就是對於性藥的除魅、去污名、理性討論等等，在權力層次 (political aspect of emancipation)，就是性藥和其他非性的藥物在用藥與社會建構的資源方面都有平等的機會 (equal opportunity)。總之，性藥的性解放就是反對性藥遭到性歧視或不平等待遇。

偉哥現象帶來了許多有關性的公開談論，特別是原來難以啟齒的陽痿、早洩、不舉不堅等「男性隱疾」，藉著醫學論述的正當性而「出櫃」，從而發現原來有眾多陽痿兄弟因此不再覺得孤單無助或甚至羞恥，自白坦承隱疾後卸下祕密重擔的輕鬆、打破男性禁忌的快感、與人分享克服性無能的愉悅經驗，都反映在公共論壇中（如 call-in 叩應節目等）

樂此不疲的大談特談。這些公共討論當然未必都是有利於性平等的，但是性異議份子可以藉著公共討論來促進知識層次的性解放鬥爭，正如同過去性異議份子在有關愛滋或「安全的性」的公共討論中，企圖打破性禁忌與噤聲，掃除「愛滋 = 同性戀」、「安全的性 = 一對一」的迷思，促進性的正面形象。（威而剛的公開談論熱潮，幫助青少年學生再度地利用流行話題來挑戰教育權威，據報載已經給很多中學老師帶來「困擾」）。

性藥的性解放和我所謂的「藥解放」也很有關係。所謂「藥解放」就是個人對影響身心的藥物享有不受歧視迫害、而且自主的選擇使用權；它是身體自主權的延伸，同時也是對製藥工業的生產控制權。這些權力層次的解放鬥爭，必然伴隨著知識層次的辯論，這也會促進有關藥的化學、歷史、社會影響和文化建構的認識，因著用藥而形成的階層不平等（stratification）以及藥的迷思抹黑可以被打破。大麻的合法化，以及現代用藥所涉及的形形色色抗爭，則都是藥解放的鬥爭。

長期以來，「性與藥」（sex and drug）是經常被同時聯繫在一起的污名與社會問題，故而性解放與藥解放在性藥上的連結並不是意外。以往許多「毒品」或麻醉性藥物我均稱之為「放心藥」。由於被視為有春藥的功效，所以也被連結到偏差的性。但是性解放與藥解放也可以在非性藥上連結，例如愛滋用藥的政治。

以下就讓我們來檢視「現代用藥」的特色與意含。

現代用藥是現代生活的一部份，是為了應付生活需要的身體管理，因而也同時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現代用藥的風險是現代生活風險的一部份

現代人經常使用現代藥物。不論西方或東方的現代人都會使用某些常見的現代藥物，其中最常見的包括：維他命、營養藥、阿斯匹靈、鎮靜劑、興奮劑、抗鼻塞藥、抗生素、抗過敏藥、抗組胺劑、減肥藥、抗憂鬱藥、避孕藥、止瀉藥、安眠藥、生髮藥、荷爾蒙、血壓藥、類

固醇、褪黑激素、肌肉鬆弛劑、胃藥、胰島素、皮膚藥等等。習於傳統中藥的中國人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樣普遍使用現代藥物，但是許多常用的中藥也已經被納入了現代藥物的操作系統、生產包裝形式、以及服用使用模式中。

上述列舉的常用藥物雖然常見，但未必都是非處方藥，之中某些種類的成份或品牌可能需要處方箋或甚至被當作禁藥。例如，某些鎮靜劑需要處方箋，某些則否；某些鎮靜劑可以被當作「毒品」代替使用；某些合法的鎮靜劑在其他地區或另類使用方式下則被視為「禁藥」。一般說來，即使是合法或非處方的常用藥物之中，也可能含有和禁藥相同的成份或效果，而被認為可能發生「濫用藥物」的問題。

這些常用的現代藥物，表面上是針對失眠、頭痛、發胖、鼻塞、禿頭、更年期、疲勞等等問題，就像一些處方藥物或禁藥原本是針對某類特殊的疾病或身心狀況一樣，但是這些藥物的使用其實都涉及更廣的意義和操作。事實上，現代藥物不只是一種化學合成產物，它的性質乃由四種現代機構的互動所決定：一、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生產方式與商業行銷策略；二、藥品科技研發與醫學治療體系之間的互動；三、國家對藥品的管制；四、「用藥者」，即服用者對藥物性質、意義、需求、功能的建構（下詳）。總之，我建議也從「現代用藥」(modern drug-use) 這樣的一個觀點去理解偉哥的使用。

現代藥物不論如何普通與常用，其特色就是：都有著副作用的風險，而就和前面所提到的現代藥物的社會意義一樣，這些所謂「風險」都建立在某種文化建構上。例如，「需要醫生處方箋的藥物」和「可在藥局貨架上取得的藥物」之間的區分、甚至「禁藥」和「非禁藥」的區分，並不是一個藥理學的決定，而有著很複雜的商業、國家醫藥決策和社會心理因素。

舉幾個著名的例子。安非他命是 1930 年代的發明，起初很多政府鼓勵吸食安非他命，二次大戰時就曾經給士兵吃安非他命以增強戰力，還有給工人吃安非他命以增加生產力。在 1950 與 60 年代，美國

的藥劑工業生產了大量安非他命，並且鼓勵醫生用之為處方給沮喪的家庭主婦或體重過重者服用。（MDMA 等藥也有類似歷史）。直至今日，安非他命仍然有醫學用途，例如它是嗜睡症（narcolepsy）患者的用藥。

又例如褪黑激素，宣傳此藥者視之為抗衰老與疾病的仙丹，是無副作用的最佳安眠藥。反對者則認為不但有紊亂人體自身內分泌調節的危險，而且還有其他不明的風險。此藥在有些地方被視為非藥物的食品，有些地方則視為禁藥。

再例如前幾年 FM2 原本在台灣是容易取得的安眠藥，但曾幾何時它便淪落為「強姦藥片」的禁藥。Ativan 在台灣原本也是容易取得的鎮靜安眠劑，但後來又遭到嚴厲管制。

又例如，生髮藥 Minoxidil 2%，原來是一種血壓藥，生髮為其副作用，其化學作用的機轉至今不詳。在美國由於它是血壓藥，被視為有風險，需要管制，因此原本需要醫生的處方箋，而且因為是獨家生產，價格高昂；但是從 1996 年起此藥已改為不需處方即可購得，並且因為不再被 Upjohn 藥廠壟斷，無獨家品牌的 Minoxidil 2% 可以廉價供應，並出現女性專用調劑。這些變化都和新的文化建構有關，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來自廣大的用藥需求與消費權益的政治壓力和可能的龐大商機。目前價格昂貴並由醫師處方控制使用的偉哥在未來是否會步此藥之後塵，則有待觀察。（另外還有一種提高了此藥濃度的 Minoxidil 5%，則需要醫生的處方箋，但也可能會在未來解除管制。）

事實上，現代藥品的「用藥安全」或者副作用的評估，都是在科學研究黑箱內被決定的，一般藥物的副作用評估往往沒有考慮到個人的體質因素、生活方式、用藥歷史、文化飲食習慣等等。雖然當代完整的藥物手冊中會列出一個藥物的常見副作用，以及較次要或較少數的副作用；但是基本上，副作用在統計上的顯著程度既是個對數據詮釋的問題，也是個價值判斷的問題。例如某個「輕微」或「不顯著」或「偶發」的副作用是否可被忽略？是否可被視為對健康影響甚微？這是個超乎科學的價值判斷問題，因為它涉及了我們要求的健康程度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藥品的風險並不是被「客觀」鑒定的，許多用藥安全或副作用評估都混雜著價值、道德與公眾壓力。最明顯的像抗癌、抗愛滋、RU486 等等藥物，都因其社會效應而往往包含了不同標準的「用藥安全」決定因素。另外，第三世界政府在用藥方面的管理和規定較為寬鬆，以致於第三世界也往往成了許多新藥的人體實驗室；1960 年代口服避孕藥大量上市之前就是以波多黎各為最主要的測試場，而且並沒有認真看待其副作用。

總之，現代用藥並不因為建立在醫藥學的專業和科技之上而免於風險；事實上，就像許許多多充斥在現代生活中的風險一樣，現代用藥的風險來源就是現代化的各種機制（包括科學專業的建制、政府機構、商業行銷等等）。現代用藥風險是現代生活的風險的一部份。

現代用藥者的能動（agency）不能化約為「資本 - 國家 - 科學」的制度結構性產物

如前所述，現代用藥深受著藥品行銷廣告策略、藥品科技研發與醫療體系互動、國家藥物管制等因素的影響。但是我們不可以忽略用藥者對現代藥物性質、意義、需求、功能的建構

換句話說，除了上面所說藥物的「資本主義 - 國家 - 科學」結構制度之外，現代用藥往往還環繞著用藥者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和期待、自我對身體的管理、應付生活的壓力、生活方式的選擇等等很複雜的因素。亦即，現代用藥還有個人主體能動的重要層面，而這個層面絕不能被化約為結構制度的「受害者」（藥商利益的犧牲者）或「被決定的產物」（國家政策與科學專業壟斷下無知無力的被操縱者）。

首先，在取得藥物方面，病患或取藥者並非都是醫療權力下的被動收受者。透過與醫師的協商，病患不但對於用藥和取藥（藥品種類、劑量、次數等）可以有一定的介入參與，甚至對於病情的診斷、療程、療法等等都可以有操縱的空間。這種協商是病患對疾病事實的語言建構（畢竟，醫與病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參與在疾病的社會建構中）。至於

患者以言辭或其他策略來促使（或強迫）醫師開藥、開特定的藥品或劑量等等，早就是眾所周知的事。例如，患者除了以自己體質或親友的用藥經驗、醫學知識等和醫生協商外，患者也透過「自行診斷」、「製造印象」或「一問三不知」的報導病情症狀、裝病、裝笨、裝可憐等策略來取得藥物。在最近偉哥取藥現象中，我們還看到患者用賴著不走、退號、天天報到、吵鬧、博取同情、從「不相干」的醫科領走處方箋等方式。

在台灣，醫與藥的制度常被描繪為「不上軌道」；這種狀況給予了醫／藥與病患雙方很大的「濫權」空間；在很多方面這是對病患不利的，病患承受了很大的風險；但是在某些時刻病患也相對的也不太受管制。當然，醫／藥與病患的商業化關係還會受到前者爭取後者為顧客的心態之影響，所以醫／藥在程序與制度的要求上為了給顧客（病患）方便，而不會太嚴謹；這個現象在非都會區較為明顯。例如，非都會區的醫院即使在空間方面，也看得出病患的建構：不論引進多麼新式的儀器，醫院空間處處表現出城鄉差距的階級特色（亦即，一般所謂的「髒亂、醜陋、不合理、非專業」等等）。在購藥方面，特別是在一些非都會區的藥房，偉哥或處方箋藥物早就可以取得。

其次，現代用藥者並不是單單被動地接受醫生指示而用藥，通常用藥者自己也會在用藥過程中發展出一套模式或習慣，這可能包含用藥的場合、情境、間隔、次數、劑量、持續時間、使用範圍、配合的藥物或飲食、用途，等等。這些自我決定的用藥實踐，往往偏離了「正確的」用藥方式，或者對醫生的指示進行個人的詮釋；然而這些用藥者並非無知之輩，例如有些現代用藥者會自行閱讀相關書籍來幫助設計自己的用藥策略，或者病友間會流傳著用藥的各類方式，還有人認為這些調整正是順應自己的體質或特殊身體狀態、工作、場合或情境，是絕對必要的措施。

現代用藥因此有個特色，那就是：很難區分個人的「用藥」和「濫用藥物」（drug-use / drug-abuse）。例如有人會在有感冒初期症狀

時，就吞下維他命C、鋅、感冒藥等大批藥物；有人使用抗組胺劑（某類感冒藥的主要成份）作為安眠之用，或使用通便劑為減肥之用；有人經常性的服用阿斯匹靈或代用品（沒事就吃個兩粒），或者每日服用一粒（或四分之一）阿斯匹靈來預防腦中風；有人則對任何藥物都配合胃藥服用（台灣醫生開藥一定會配胃藥，則是順應顧客需求）；有人感冒就要求醫生打針或吊點滴；有人將鎮靜劑混合酒類服用；有人在稍感不適時即服用抗生素（所謂「消炎」）；有男人把女性避孕藥塗抹至頭上；有人把僅能塗抹某部位的藥也塗抹到其他身體部位等。更常見的是，很多人是未經醫生診斷就自行購買服用處方藥或一般藥物，至於在用藥的標準劑量、次數、間隔、使用範圍、用途等方面的「個人調整」更是常見，不過一般人都會掩飾這些偏離「正確用藥」的「個人調整」，或者給予合理的解釋，以免被視為濫用藥物。當然，所謂「正確用藥」也未必真的「正確」，因為有時「個人調整」式的用藥反而可能更導致個人健康或個人想望的效果。畢竟，用藥除了健康的考量之外，還有個人對於價值、養生、自我形象、自我掌控、甚至生活方式的選擇。

所謂「濫用」藥物或「個人調整」，經常有著親身實驗的意味，由於網路發達，這種個人實驗用藥的結果經常成為病友們彼此共享的重要資訊。例如愛滋病友或者頗難治癒的疾病患者，便經常將自行試驗新藥和調整用藥劑量的結果，或者用藥體驗等提供給他人參考。就連生髮的網站也看到許多個人親身試用各類型高血壓藥的體驗與成果（高血壓藥物種類繁多而且常出現新藥，幾乎都有生髮的副作用）；這些都是正式醫療體制外的個人用藥。不過，有時正式體制也會收編這種流行的個人用藥，例如近年有重大商機的各類草藥藥物和所謂強化免疫系統的「藥物」；而之中的配方（如維他命C與鋅等）是人們早就實踐的藥物神話。

對於現代人而言，現代（濫）用藥是身體管理的一部份，更是自我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因此蘊涵了個人自主、身體自主的意含。例如，finasteride（Propecia）原本是和前列腺治療有關的藥物，由於生髮是其副作用之一，故而曾被人「濫用」為內服的生髮藥，最近此藥已經被核准為合法的內服生髮藥（2001註：此藥就是後來被大肆宣傳的「柔沛」）。可是此藥也有降低性慾的可能副作用，因而個人如果想要用它來生髮，就必須在陽痿的風險下服用此藥（民間藥房則乘機推銷鋅片的偏方來配合服用）。這之中涉及了個人自我形象和生活方式的配套，例如，為什麼要生髮？可以接受禿頭的自我形象嗎？願意為了頭髮增多而陽痿嗎？外表年輕重要還是性能力重要？等等。

總之，現代用藥在很多方面都類似現代消費：用藥者或消費者透過用藥或商品消費，來進行身體管理、建構自我認同、或形成次文化，並且以用藥或消費來形塑個人的生活風格。偉哥基本上也屬於現代用藥的一種。

## 身體管理與現代用藥 「身體的醫療化」說法過於簡化

在主體操作的另一個層次上，現代用藥也是身體管理的一部分。

身體管理也就是身體的規訓。飲食管理（diet）則只是身體管理的一部份，其他現代常見的身體管理還包括性（SM 或禁慾等等）用藥、運動、健身、養生、穿著、打扮、裝飾、美容、整型、穿洞刺青、身心治療（打坐、閉關、瑜珈）體態（做性感）姿勢、身體娛樂（三溫暖、泡溫泉、KTV、起舞）作息、增高、扮裝（如束胸或變聲）紋眉、矯正牙齒或視力、抗失眠、拍寫真等等。服用偉哥不但是現代用藥的一種，也和現代其他形式的身體管理相關。不過，對許多人而言，包括用藥在內的各種身體管理的目標未必是「健康」。而即使有追求健康身體的含意，也會同時涉及了對「健康」身體的自我定義、重新詮釋和策略性的維護。

總之，在身體管理的諸多目標下，不論是身體健康、身體自主、外表美學、自我掌控、意志淬鍊、心理治療、社會連結（solidarity）次文化認同、印象管理或策略互動，也必然同時在建立個人的自我認同，以及生活方式的選擇、生活風格的規劃和自我實現。

從上述身體管理角度來看現代用藥，我們可以看到濫用藥物是現代個人自我的一個宣告：（要做）什麼樣的人、（要過）什麼樣的生活、（要）有什麼樣的朋友等等。「我」和「我所要的人生」之間的距離只是一張處方箋，拿到它，我只需要一個人同此心（sympathetic）的醫生。

在上述的用藥趨勢下，許多現代藥物逐漸被視為本身就是「生活方式」或「身體管理」的功能藥物。偉哥之類的抗陽痿藥（Mesterolone, Zinc, Cerenin, Yocon, Vasomax 等）、Prozac（消除憂鬱）、荷爾蒙、生髮藥、Retin-A 乳膏、RU486、Pondimin（減肥藥）、褪黑激素、清醒藥、抗老的營養劑、以及麻醉（放心）性質的「禁藥」，都屬於這類藥物。例如：我用 Prozac，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疾病或有什麼身體狀態，而是因為我是某種人、過某種生活。當然，這類本身就是生活方式的藥物，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因為資本主義的藥物行銷也開



始注意到這種藥物的龐大市場。

上述這種「用藥 自我認同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連，將因為「藥物的風險程度或污名程度」和「偏離正確用藥的程度」而更形緊密。如果藥物是禁藥（或非禁藥但風險程度高，或風險不大但卻是被污名化的藥），或者如果用藥者十分自覺本身的（濫）用藥有違社會規範（或自己不覺得但卻被權威或官方機構正式標誌為偏差用藥），那麼用藥就和自我認同與生活方式的選擇有非常緊密的、自覺的關連。例如，一般避孕藥並非禁藥、也並不被視為高風險，但是如果在國中少女服用的脈絡下，則避孕藥可能被污名，變成某種道德性質的藥物，因此少女就不會願意父母師長發現在用這種藥。又例如，近來有些國中少男將避孕藥塗抹在頭皮上（有些理髮店也向成年客人推薦這個民間生髮偏方），但是如果學校與媒體大肆宣導此種做法的危險後果與偏差傾向，那麼繼續進行這種用藥方式的國中生就會被視為偏差行為。在這兩個例子中，污名及禁忌會使得祕密用藥者在每次的用藥中，都要面臨各種風險下的選擇與反思，而這些選擇與反思最後無可避免的也會對個人自我與人生做出選擇和反思。

若從以上各層次的現代用藥角度來看偉哥，那麼偉哥的「（濫）用藥」也同樣是個人自我實現的方式。在現階段，偉哥並不是一種普通的藥物，連藥廠運送此藥時都要表演一場保全人員的嚴密護衛秀（日前台灣新聞），來強化其致命的吸引力。更重要的，偉哥的用藥者很容易就會偏離「正確」用藥方式，這是因為：一方面，偉哥的藥性本身被宣傳為充滿不確定的風險，需要重重管制，而且由於它是「性藥」，因此也帶有某種程度的污名；另一方面，主流論述對偉哥的「正確」用藥方式充滿了道德式的規範，像「性愛合一」（下詳）、「須經醫生嚴格指示」、「真正陽痿者才能服用」等等，反而促使偉哥的一般用藥者很容易就在用藥時被迫做出面臨風險下的選擇與反思，從而使偉哥用藥和「自我與人生的選擇與反思」關係益形密切。

換句話說，主流論述對偉哥「道德恐慌式」的建構，使偉哥

形象充滿危險與偏差，一來反而會吸引某些在危險偏差中尋求愉悅的人（也因此會強化這些原本就偏離主流生活方式的邊緣認同），二來也使得許多用藥者，特別是那些未經醫生認可的用藥者，開始傾向邊緣或偏差的自我認同，或至少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和未來的人生選擇：我為什麼要服用偉哥呢？我要一個月服用幾粒呢？我要過什麼樣的（性）生活？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呢？於是，偉哥用藥可以成為七十老人跨代再婚的動力、美麗少男公關的自我宣告、或者也可以成為一種縱慾美學的人生。

有人或許會質疑：「難道用藥和濫用藥沒有一個科學根據的、事實上的區分嗎？健康的身體難道不是用藥的最終判準嗎？用藥者難道不欲望健康的身體、健康的人生、健康的社會？」我的回應是：姑且不論「健康」的建構性質或道德規訓內涵，現代用藥所涉及的慾望已經不是簡單的「健康」而已，用藥者未必只是病患；用藥者也是生活方式的追求者——而且未必追求健康人生或社會，而可能是「偏差」的人生、「不健康」的社會。

從現代用藥所包含的能動性（agency）來看，有關「醫療化社會」、「身體被醫療知識／權力所穿透掌控」（或者女性主義版本的「女性身體被父權醫療化」）這些批判醫療化的論述，如果變成論斷所有醫藥現象的必然結論，那就太過於公式簡化，甚至會貶低了用藥者的能動性。近年來人們運用各種醫藥資源或新技術進行身體管理與自創人生（例如扮裝、減肥、美容、整型、變性、複製、生殖技術、基因工程等等），從而威脅了「道德大多數」的生活方式與人際倫理，那些批判醫療化的論述也加入了批判新醫藥技術的行列，扮演了一個貌似進步但卻為保守現狀服務的工具，抹殺了那些不符現有社會秩序與倫理道德的新實踐。新醫藥科技的效應其實是很難確定的（正是這個不確定和不可預測性引發了保守現狀者的恐懼），但是常見的批判醫療化論述則過於確定與一概而論。例如，那些以新生殖科技的昂貴、細緻深入的身體操弄來描繪父權醫療霸權的人，應當看看大陸使用「大管針筒」的新

生殖技術（在小診所的後門有待業青年當場出賣精液，密醫轉身就用大管針筒將熱呼呼的精液注入婦女）。

主流宣導『偉哥是女性受害、男性雄風』，這個宣導假定了偉哥的主要使用者是在婚姻家庭內的夫妻，這個假定十分可疑甚至可笑

壯陽藥、春藥、性藥或許並不是女人身體管理的一部份，但是晚近偉哥論述卻也包含了大量的性別說法。其重點則是「女人是偉哥的受害者」。以下讓我引用一篇標題為〈需索過度，女性受苦〉的文字（作者：許文德，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這是一個近來比較常見的典型說法：【按：引文內的「威而鋼」即是偉哥】

「但是這中間也有部份人士服用後造成了配偶的困擾，嚴重者更可說是將自己的性滿足建築在配偶的痛苦之上。許多中老年男性在服用威而鋼之後重振雄風，春風得意之餘不免夜夜需索，奈何同樣邁入中年的配偶往往因肌膚之親曠日已久，加以卵巢機能日漸衰竭，分泌荷爾蒙的能力低落，導致陰道壁變薄，彈性降低，同房時體液也明顯減少，乾涸生澀的女性器官本已脆弱，遇上服用威而鋼之後的男性器官，其勃起不只較為堅挺且藥效長，女性在這般長久的翻雲覆雨之下，輕者性交疼痛，嚴重的就因為陰道及會陰部的破皮、發炎，而不得不求助於婦產科醫師，這類患者正隨著威而鋼日益普遍而益形增多。【引用者註：這位作者暗示威而鋼可以幫助持久。】

就診的婦女表示，先生再展雄風雖值得高興，卻不希望夜夜春宵，而先生的歷久彌堅相對於女性已日顯退化的器官和反應而言，不只生理上無法適應，心理上也很難平衡。行房宛若刑房，親密關係成了女性生命中無法承受的輕，說來煞人風景，卻也是一再強調威而鋼神效的衛生主管官員、泌尿科醫師、藥商，以及一心想再展雄風的男士不能不重視的問題。至若少數婦女由於實

在無法繼續忍受先生的磨難而豎起白旗投降，寧可准許先生向外發展也不要再忍受威而鋼的淫威，威而鋼對她們不只無益，反倒威脅了婚姻的安穩，寧不令人痛心？

照理說，兩性間性的和諧應同時滿足雙方愉悅的需求才算圓滿，若只是單方面滿足男性的雄風和欲求，卻未顧及對方的感受極可能造成的傷害與後遺症，這樣的藥物充其量只是整個社會的男性父權中心心態的再度顯現而已。」(1999年元月20日聯合報34版)

像以上這種偉哥論述所刻畫出來社會圖像，就是除了一大群頭昏眼花或者陰莖腫脹的男人外，還有一大群因為買不到KY潤滑劑而陰部乾澀又經過長期摩擦以致於破皮發炎疼痛的婦女。這些婦女很像李昂小說「殺夫」中的女主角，夜夜慘遭性慾高漲的丈夫以性交方式折磨。

當然，如果這些中年婦女在丈夫淫威下，身心被折磨而不能反抗或抗議，那麼她們可真的是非常弱勢，而這些婦女受苦的原因恐怕也不是偉哥，偉哥只是丈夫買回來的鞭子，代替了家裡原來的雞毛撻子。

我不是在否認台灣社會有很弱勢的婦女存在。但是我懷疑這些很弱勢的中老年婦女、這些在家裡沒有任何地位權益的婦女、這些可能被先生毆打或其他方式惡待的中年婦女，會真的有個先生，願意花大錢買偉哥(沒合法進口時一粒就要台幣一千五百塊到兩千塊，約合美金55元，已經可以用此錢嫖妓了)，還夜夜冒著傷害自己身體和器官的風險，來向已經結婚多年的太太「需索過度」，目的則是要展現男性雄風。好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其他方式展現雄風一樣。

我看比較接近實情的是，中老年男士不會把偉哥這麼貴的東西「浪費」在太太身上，因為太太隨便應付就好，已經這麼多年過去，如果房事不滿早就是事實；而且常識不是常告訴女人：性不重要，女性對性沒有什麼要求或興趣嗎？中年婦女會承認自己性慾如此強大，

需要丈夫的偉哥嗎？再說，身為太太，會這麼不體諒的要求先生服用這種有傷身體的藥嗎？

當然偉哥有可能是夫妻之間嘗試新鮮之用，或者中老年丈夫為了滿足年輕的妻子而服用；就好像有可能丈夫服用偉哥，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外遇，為了在太太面前顯示自己剛才沒和別人有性行為，所以此刻還是生龍活虎的。不過，我猜想偉哥的「外用」還是比「內服」重要。因為，在家庭婚姻外的性愛關係中，性有著很重要的維繫功能：小白臉如果陽痿，或者外遇男人和情人約會卻沒有性，這些都是難以想像的悲劇。對這些男人而言，偉哥再危險，也恐怕是不得不用的東西。難道說，外遇偷情只是在海邊散步，或者在賓館裡相對無語、看電視新聞？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在這種婚外關係裡的女性也比較有權力、比較敢有面子要求伴侶提供性滿足，而且也不會真的很在意偉哥的副作用風險，畢竟眼前的男人又不是自己的丈夫，只是暫時擁有，未來也不一定會有什麼天長地久的關係。

「偉哥使女性受害」的女性主義宣導是為了鼓吹『性愛合一』

我相信偉哥的使用就像人世間的所有事物一樣充滿了千奇百怪的差異性，不但女人和青少年拿來試吃，A片（春宮電影）主角吃，男同性戀也吃（報載某0號同志因而改變為1號角色），台灣媒體還披露了：醫生和醫院診所將之用來招徠病人，也有人拿去餵狗、有人用來賄選、有人作為蛋糕裝飾，而且偉哥的重要使用場域恐怕不是婚姻關係內的夫妻之間。偉哥的高風險論述和「性藥」的污名形象，都使得偉哥難以在形象正當的婚姻家庭中被服用，反而較可能在「偏差」的或婚姻之外的情境中使用。

如果偉哥的重要使用場域不是前面引文中那種截然男強女弱的婚姻關係，那麼為什麼主流論述不但要預設婚姻內夫妻的場景，還要在婚姻物語裡面加上那麼一段性別不平等、女性受害的情節？目的又是什麼？

主流論述之所以大談「女性受害」或「男人用偉哥來一展雄風」的目的，就是要暗示「妻子根本不需要偉哥」，進而大談「夫妻之間不要靠偉哥」、「愛最重要」、「夫妻關係的和諧和溝通最重要」等等，最終才能扯出「愛比性重要」，或者「性愛要合一」這種鞏固婚姻家庭的結論。

所有的「女性受害論」或「男性雄風論」幾乎都假設了夫妻關係，為什麼？因為這樣，故事才編得下去，「性愛合一」或「愛勝於性」的結論才能扯的出來。一旦我們把女性受害論或男性雄風論放到非婚姻的場景中，就可以看到其中的蹊蹺了。比方說，要是這種論述假設了使用偉哥的人口主要是外遇的姦夫淫婦，那還會扯什麼「不要靠偉哥，愛比性重要」的結論嗎？要是把討女人歡心的小白臉講成使用偉哥來達成男性雄風，或是把潘金蓮說成是厭惡長時間性交、破皮發炎的受害女性，豈不是很爆笑？這說明了女性受害論或男性雄風論都絕不是在講姦夫淫婦。還有，我們會以使用偉哥的嫖客和妓女為例來導引出「性愛應該合一」嗎？一旦我們談偉哥的使用場景脫離了婚姻家庭內的夫妻關係時，原來的女性受害論和男性雄風論就變成笑劇了。

可是，主流論述又為何要用「性愛合一」、「愛勝於性」這些陳腔濫調來面對偉哥呢？我認為這是因為偉哥太過於「性」了，由於它只是個性藥，可以被牛郎用、新好男人用、同性戀用、夫妻用、偷情用，不管正當不正當，任何人的性都可以用。這就有「性氾濫」的危機，所以主流論述就不得不借用良家婦女式女性主義的「女性受害」橋段了。

1999年春，偉哥正式在台灣上市之前，主流論述終於出現較多「偉哥被很多外遇者使用」、「陽痿男人開始出軌」的報導，其目的則是要指出此藥可能會造成外遇、威脅了婚姻家庭。但是沒有人去追究這個說法和前一時期「太太慘遭過度性交蹂躪」是否有潛在矛盾。

另一方面，有些醫生除了覆誦常見的警語外，也開始替偉哥做某

種程度的平反，用一些門診案例來證明：偉哥其實對家庭和諧有利、挽救了婚姻等等。但是並不強調這些婚姻中的太太對偉哥的需求。醫界之所以開始有這種正面看待偉哥的說法出現，乃是因為：如果偉哥真的如此危險與不道德，那麼為什麼醫界又大量散發偉哥？所以，這類論述的出發點就是 馴服偉哥 ( the taming of viagra ): 「因此，我們應該約束，讓威而鋼所引起的男性好奇心和精力，好好留在家庭內發揮，不要『外洩』。威而鋼對夫妻相處、家庭和樂來說，還真是功德無量呢！」( 江萬煊，聯合晚報 1999/5/16，引文中的「威而鋼」即是指偉哥)。上述這種說法看來是在修正之前的偉哥論述，但是其基本假設還是一樣的：偉哥就是男性情慾 ( male sexuality ) 的化身 男性情慾是威猛雄風的、是使女性受害的、是需要馴服的，而婚姻家庭、愛情親情、道德教化就是馴服的工具。

#### 對女性有利、沒有性別歧視的解讀偉哥方式

其實，真正說起來，偉哥應該是可能使男性受害的藥物。它使男人被女人強姦成為可能。它使男人無法以陽痿為藉口來逃避性事，而男人必須在副作用風險的不確定情況下，忐忑地被迫使用，事後還要懷疑身體的傷害或甚至罪惡感，而即使使用成功也不算什麼男性雄風，因為畢竟是靠著藥物的。( 因此我們聽說有些男人不願意告訴女伴而偷偷服用，顯然是可憐的男性有陽痿問題卻羞於對女性承認，或者反正只此一夜情，也不必承認。 )

這也就是說，其實對於偉哥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文化解讀與詮釋。一種是傳統的詮釋，也就是：「男人性慾強盛，女人不要性，只要愛，男人可以用性能力來征服或傷害女性，女人是性的受害者」等等。這樣的詮釋其實正是男性支配女性、壓抑女性情慾的手段。為什麼這樣說呢？

女人中當然有性慾低落的，就好像男人之中也有性慾低落的一樣；但是女人之中也有性慾旺盛的、喜歡多重伴侶、多樣性生活的。

就好像男女之中都有聰明的和愚笨的人，我們不能說男人都比女人聰明（因此說聰明的女人就不像女人、沒女人味，就是學男人），那種說法是性別歧視，既是壓抑聰明女性、也更是一種壓抑所有女性的手段。偉哥主流論述則正是在重複那個傳統的壓抑女性情慾的歧視論述。

故而，女性主義者應當揚棄偉哥主流論述對男女情慾的傳統詮釋。那麼對偉哥和男女情慾的另一種詮釋應該是什麼？曾經有個說法是說，女人的性能力比較強，因為男人的陰莖太脆弱，很容易有陽痿早洩問題，而且通常只能一次高潮，女人則不但沒有因為陽痿早洩而不能使用性器官的問題，還可以多次高潮，可以把男人吞嚥、包圍然後打敗（有些男人因為性交時的被吞嚥感，還有懼陰症，被視為一種心理疾病）。我認為「女人性能力較強、是天生淫家」的說法很值得推廣，是性教育中應當呈現的多元觀點，用以平衡傳統性教育和性文化中「男人性能力強」之類的觀點。對於偉哥的出現，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印證男人性能力的不如女人。

今天的台灣，在經過女性情慾解放、豪爽女人、同性情慾解放、性工作解放之後，實在不能再假設男女之間都只是在婚姻關係內的性愛。同時，台灣今天也有足夠多的女人需要男人使用偉哥，她們有要求男伴使用偉哥和保險套的權利。

女人有要求男性使用偉哥的權利，這在傳統那種「女人需要愛、而且不像男人那麼需要生殖器性交、女人性慾不強」的論述中，是個說不出口的要求。同時，對於女人有要求男性使用偉哥的權利，男人也可能用偉哥有副作用風險之說來加以抗拒。所以，有關偉哥很危險的說法建構，事實上也有抗拒並壓抑這類女人的要求的效果。很明顯的，在這一波的偉哥主流論述，兩類人被排除了：一類是卑微無力的陽痿男人，他們都被描述成征服霸主；另一類是渴望男伴使用偉哥的女人，她們根本不存在。

故而女性主義介入偉哥討論的角度可以是凸顯被主流論述排除的主體，重新詮釋女性情慾，打破傳統男性情慾的神話，揭發主流論



述的保守家庭價值與性愛合一意識形態。有人將合法開放偉哥與 RU486 相提並論也是個極佳策略。此外，女性更可以開始談論女性春藥，什麼樣的飲食與藥物可以促進性慾，以及女性服用偉哥的經驗（一個真正挑釁醫藥建制的舉動）。

反性的「超越生殖器」和「以手淫解決性慾」的說法，避談「變態取代生殖」、「手淫的色情資源」

有一種貌似進步實則反動的說法會說，「女人有權利要男人服用偉哥」的說法不是以太陽具為性的中心嗎？我們難道不要超越生殖器的性嗎？

何春蕤在 1996 年 4 月的《中外文學》中發表的〈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的附錄中寫過，要把「超越生殖器的性」和「超越生殖模式的性」區分開來，她認為我們要超越的不是生殖器的性，而是生殖模式的性。簡單來說，生殖器是個不錯的性玩具，就好像肛門是個不錯的性器官一樣，沒什麼特別了不起，沒什麼值得超越的，事實上，很多女人覺得男性生殖器官很過癮，喜歡有根硬棒子供她享樂。因此生殖器沒什麼好超越的，就好像電動按摩棒沒什麼好超越的，手指、黃瓜、茄子、酒瓶沒什麼好超越的一樣。

如果說我們要超越的不是生殖器，而是生殖模式，那麼什麼又是「超越生殖模式的性」呢？很多人對這句話的理解，就等同於超越性、不要性；換言之，就是追求一種乾淨淨、值得尊敬、以愛為主、好男人好女人樂於自我標榜的性模式。殊不知，真正超越生殖模式的性，就是不再以綿延後代為進行性的唯一目的或意義，也就是搞變態啦！就是玩屎尿啦、獸交啦、磨鏡啦、肛交啦、孕婦啦、體臭啦、高跟鞋啦、虐待啦、觀淫啦這類。

在偉哥討論中也有人煞有介事地搬出統計數字，說美國異性戀女人的性滿足只有百分之二十來自生殖器性交。這類統計不但沒意義（因為一個女人不能從性交得到滿足的原因不一定是由於她的生殖器

無快感)，而且這種統計恰恰凸顯了一種器官主義，把性快感的來源鎖定在身體器官或性感帶。事實上，性快感可能還有很多複雜的因素，例如性快感可能和情境相關（例如婚姻內的、有愛情的、臥房內的、溫柔的 性常態情境，或者外遇的、同性戀的、一夜情的、野外的、亂倫的、暴力的、雜交的 性偏差情境）。故而那種斷定大多數女人比較不喜歡生殖器性交，或大多數女人不重視堅挺持久等說法，都陷入了女性情慾的本質主義，企圖把流動變化的情慾固定為確定的範型（正常），壓抑著不符合範型的女人。不過，問題不只是女人在情慾上有很多差異，而是在一個認為女人比較不需要性、污名性變態、打壓性偏差的環境裡，女人在情慾資源方面的選擇比較少。這就好像：如果女人沒有生殖器的性交作為選擇之一，那麼談論女人是否喜歡生殖器性交又有什麼意義？同樣的，如果女人沒有「有性無愛」的選擇（亦即，如果性文化不支援這種選擇、性道德對這種選擇不友善），那麼談論女人是否比較「性愛合一」有什麼意義？故而，如果女人沒有性變態、性偏差的選擇，那麼談論女人情慾是什麼又有什麼意義？

總之，與其談女人是否比較不注重生殖器性交，不如鼓勵那些嘗試性變態的女人、或聲援性偏差的女人。在目前，許多恐懼偉哥的女人，其實是恐懼陽具，恐懼男人會因為偉哥而加強其性權力。如果「超越陽具中心」只是抽象的道德口號，那並不能真正克服恐懼，因為它依賴著男性權力的自制，而不是女人的加強性權力。當女人能自在的「性變態（=超越陽具中心）」，陽具才會被具體的超越，女人也就不會恐懼陽具了。

說到超越生殖模式，這讓我想起在最近的公娼緩廢辯論中，一些反娼者有種反性交的論調，她們認為人們應該用手淫來解決性慾問題。我覺得這真是一種可恥的言論。

在歷史上，反色情、反娼、反性的傳統是以打擊手淫起家的，把手淫污名化，把手淫者說成不道德、心理病態、會導致精神衰弱、會絕子絕孫，而以此為名義，讓父母和教育者對青少年進行嚴格的監管，

以打擊手淫為名來掀起道德運動以鞏固自己的社會利益，這些都是歷史事實。現在，經過一、兩百年的努力，性解放者終於使手淫去污名化了、手淫現在是非關道德或非病態的人生活動了。而當年那些反色情、反娼、反性者的徒子徒孫們，卻開始接收手淫性自由的解放成果，來繼續反色情、反娼、反性。不過，她們口中的手淫是乾乾淨淨的，非變態的手淫，非集體的手淫，非旁觀的手淫，非不倫的手淫。更荒謬的是，她們一邊談以手淫解決性慾，一方面卻又要取締色情書刊 A 片等等這些手淫時很需要的文化資源，就好像手淫不需要藉助任何性想像似的！

在此，我也願意指出，偉哥當然不一定是性器官交合時才可以使用啊，手淫者也可以服用啊！陽痿者總有手淫的權利吧。

### 偉哥的美麗（藍色）人生政治（life politics）

醫生說：「偉哥有副作用，服用後不要馬上開車」，其實感冒藥也是一樣。用藥在現代不但是一種身體管理，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風格。使用偉哥，就像許多其他有風險的當代行為一樣，包含了生活的決策，也提供機會來決定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要和別人產生什麼關係。偉哥會傷害身體，喝酒會傷肝，抽煙會得癌症，不運動會高血壓，打電腦會有肌腱炎，禁慾會神經質，吃素會營養不均衡，一夫一妻會性慾減退，但是，這，是，我，的，人，生！

然而，偉哥比人生還要多了那麼一點，偉哥可以是個美麗人生。

入夜後，不論是為了孤單的手淫還是相會的歡愉而服用偉哥，人們正在選擇一種生活。他們正在控制自己的身體。終夜纏綿到天色漸亮，壞死的海綿體流出鮮血，腫脹發紫的生殖器仍在互相摩擦。西門官人精盡人亡了！怎樣死才是美麗？怎樣活才是漂亮？偉哥 當然是一種美學。

一個美麗人生，讓人生成為一件藝術品，因而對身體自我規訓、

自我管理，讓人生成為自我生活風格的美學創造。這些都是帶著倫理性質的行動。正如傅柯（Foucault）所說的：「（生存的藝術就是）人們藉著有目的的自主行動，不但為自己建立行為的規則，也同時徹底轉化自己的存在，使自己的人生變成一部有美學價值而且符合某些風格形式的著作」。

而這樣的人生，是藍色的。